

儒法斗争故事新编

宝鸡市教育局教研室 编

儒法斗争故事新编

宝鸡市教育局教研室编

一九七四年十月

目 录

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儒故事

跖斥孔丘.....	(1)
逐丘记.....	(9)
陈胜怒斥腐儒.....	(17)
擎天巨人斩王莽.....	(21)
闽王严惩作恶儒生.....	(26)
闽王智杀反动儒生.....	(30)

历史上法家人物反儒故事

勇斗腐儒变新法.....	(36)
荀况批儒的故事.....	(44)
西门豹邳邑镇河妖.....	(45)
秦始皇的故事.....	(52)
刘邦的故事.....	(73)
晁错削藩.....	(83)
桑弘羊舌战群儒.....	(97)
曹操尊法反儒的故事.....	(113)
李贽反儒.....	(118)

李贽奋勇批孔丘.....	(123)
--------------	-------

儒家人物丑闻

孔学名高实秕糠.....	(127)
孔老二的故事.....	(137)
孔老二哭颜回.....	(161)
宰予难孔丘.....	(167)
小丑荆轲灭亡记.....	(172)

韩非寓言故事

守株待兔.....	(178)
和氏献璧.....	(179)
滥竽充数.....	(180)
郑人买履.....	(180)
扁鹊治病.....	(181)
自相矛盾.....	(182)
狗恶酒酸.....	(183)
尘饭土羹.....	(183)
法如深涧则治.....	(184)
黍和桃.....	(184)
郢书燕说.....	(185)

历史上劳动人民反儒故事

跣 斥 孔 丘

烽烟四起，奴隶起义的革命风暴，席卷原野，震撼大地……

山寨里，一队队的起义奴隶正在操练，喊杀声和刀枪碰击声交织成一片。在一棵大树下，坐着五、六个大汉，正在高声谈论着：

“在路上，到处都听见老百姓说，我们大哥是个了不起的人。”

“那还用说，那些大人老爷那一个是他的对手，一听见他的名字，就一个个关起城门，躲进土堡。”

……

柳下跣额头上淌着汗珠，从操练场向大树走来。他面色黑里透红，身材魁梧，两眼炯炯有神，腰里挂着一把青铜剑。到了大树下，他就笑着盘腿坐了下来，并对大家说：“了不

起的不是我，我如果只是一个人，还不是被奴隶主踩在脚下。这些老爷逼得我们活不下去了，我们不得不起来造反。我们九千个弟兄集合起来拿起了刀枪，这才了不起。”

“对！我们九千个人，以后永远要团结一致，把那些奴隶主统统打倒。”

跖又接着说：“今后打仗，大家冲锋时都要舍生忘死，个个争先；队伍转移时退却在后，有了情况，大家一起分析形势，掌握作战时机；打了胜仗，缴获财物，大家均匀分配。这样我们就可以团结一致，越战越强。”

正在这时，山门的传令兵进来报告说：“门口有个人，自称孔丘，要来见大哥。”

跖一听，回答说：“孔丘？这不是鲁国的那个巧伪人吗？这个家伙专门摇唇鼓舌，惹是生非，用孝悌的谬论迷惑天下，毒害学生。自己不劳动，只想吃好的，穿好的。他不是好人，我不见他。”

这时，山门外有三个人，就是孔丘和他的学生子贡、颜渊。孔丘头戴高帽，帽子上装饰着很多东西，好象一根根树枝插在那里，身上穿着大袖口的长袍，还围上了牛皮做的腰带，腰上挂了一把青铜剑。他双目似闭似开，自忖自想：

“自从杀了少正卯以来，一直捞不到发迹的机会。这次，天命来了，又可以走运了。诸侯都怕跖，这次跖到泰山来了，我马到成功，说得他服服贴贴。嘿，那时候，可就名扬天下啦。”想到这里，孔丘干瘪的脸上，好象有点发热，兴致也就来了。他唤了一声：“赐！”

子贡一听孔丘叫他，欠了欠身问：“夫子，有事？”

“你说说，这种事过去用得着我出场吗？文武周公时代，

天下秩序正正规规，老百姓哪里敢吭声？”

“是这样，夫子。”

“可是现在，祖宗礼制统统丢光了。诸侯、大夫、家臣都不听指挥，老百姓随便议论国家，竟然连奴隶也造反了。如今这种乱七八糟的秩序，只有我自己出场了。有谁用我，我就保证恢复周朝盛世。”孔丘晃动脑袋，发着感慨。不过，腰板仍然挺得笔直。即使在兴头上，也要在学生面前保持师道尊严的。

可是，子贡却是心里另有盘算。他想起上泰山的路上，经过柳下季家的时候，孔丘和柳下季对话时的一番情景：

孔丘双脚叉开，直挺挺地站在柳下季的面前，手仍旧扶着青铜剑，不言不笑，板起面孔摆了一会威风。然后，提高了嗓门说：“做父亲的，要管好儿子；做兄长的，要教育弟弟，使他们懂得仁义忠孝。这些都是圣经古典上写明的。如果父不能管子，兄不能教弟，这算什么父子兄弟之亲啊！先生是天下知名之士，弟弟却在做着强盗。我为先生深深感到羞耻。”

柳下季听了，虽然老大不高兴，但不便发作，只是快快地说：“夫子讲的，很有道理。可是，如果儿子不听父亲，弟弟不服兄长，那末，就是有再好的口才，恐怕也是没法可想的。”

一听这几句话，孔丘跺着脚直嚷起来：“我代你去教训他。”柳下季吓了一跳。恭立一旁的子贡、颜渊也吓了一跳。

柳下季定了定神说：“跖的武艺好，性子又非常刚烈，触犯了他，就要发怒，夫子还是不去的好。”

“我是见危授命，当仁不让，一定要去的！”孔丘坚持着。

“不过，跖讲起来，也头头是道，一般人都会被驳得狼狈不堪，受不了的。”柳下季好意地劝说着。

如今，到了山寨门口，听见里面的喊杀声，回想起柳下季的话来，实在有点胆寒。于是子贡低声对孔丘说：

“夫子，我怕跖不听教诲，我们会自取其辱。”

“你是说我讲不过跖，啊？”

“弟子不敢有这个意思。不过，刚才那个柳下季说跖很会说话呢！”子贡没料到孔丘今天火气这么大，急忙解释。

“柳下季赞扬我是天下最能说会道，你怎么没听到？我不是天生辩才吗？难道我讲不过一个奴隶？”

“夫子说的是。夫子的口才是天下最最有名的。”子贡一面恭维着孔丘，一面却想着路上听到跖“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的传闻，觉得生命攸关，于是硬着头皮，犯颜进谏：

“不过，夫子的安全，也是重要的。我们是可以名正言顺地回去的。夫子不是常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吗？”

其实，孔丘心里也有点担忧的。经子贡这一说，却觉得再回去下不了台。于是，气呼呼地说：“怎么，你把我当作匏瓜，只好挂在墙上当摆设吗？文王死了，文武周公之典，不是全靠我来维护恢复吗？天命不在我身上吗？一个小小的奴隶还能把我怎么样？你是怕死！君子不能求生害仁，只有杀身成仁，杀身成仁！”

子贡挨了一顿训斥，挺直了腰，缄口不说了。孔丘歇斯底里发过后，仍然十分矜持，不可一世。

孔丘正在山门外踱来踱去，等候消息，一见门卫出来，

慌忙上前问道：“请问情况如何？”门卫回答说：“赶快离开！否则砍掉你的脑袋。”孔丘的身子不由抖了一下，脖子好象也缩了一下，但他对于碰壁毕竟是有经验的，眼睛翻了两翻，心里又有了主意。于是，又走下一步，低声说：“我是跖将军的兄长柳下季的好友，是他介绍我来的，麻烦你再进去转告。劳驾！劳驾！”门卫见这老头儿缠劲很足，就又进去了。跖一听是柳下季介绍来的，心想，让他进来也好，就下令：“传！”

孔丘得意洋洋地走进山门。突然一声：“慢点！”孔丘把跨出去半步的一只脚又收了回来。“把剑摘下来！”门卫继续命令着。孔丘不敢抗拒，只好摘下青铜剑。然后，他强作镇静，挺直了腰，走进了大厅。

厅上席地坐着几个肤色黝黑的大汉，跖坐在正中。孔丘抬起头来，正好遇着这个大汉两道闪电般射过来的眼光，煞时，进山时振作起来的神气都打掉了，他只好规规矩矩地低头垂手站停下来。

跖一见孔丘，问道：“你是孔丘？”声音象洪钟一样。孔丘一惊，膝盖也弯了下来，跪到地上。但他马上就镇定了，用左手一撑地，站起来回答说：“就是，就是。”“你来干什么！”“将军天下闻名，孔丘诚心诚意前来拜望。”“你是什么来意，就直截了当的讲，不要装腔作势，吞吞吐吐。”孔丘干咳了一声，硬着头皮说起来了：“父兄死了不葬不祭，这算孝吗？奴隶要杀主子，这算仁义吗？做人而不讲仁义，不是背弃了祖宗礼制吗？我一路上听说大家都议论将军求利舍义，特地来报告将军。”“唔，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孔丘讲得得意，也没有听清跖在讽刺他，继续又说下

去，“我也替将军感到耻辱。”“哈哈……”跖一阵大笑。孔丘却想，既然开场，索性讲得杀辣一点，压压他。于是指手划脚地叫嚷：“我敢为万民请将军改弦更辙，罢兵休卒，服从宗法，追效先圣大贤。”

跖实在听不下去了，说道：“孔丘！我们奴隶一年到头，做牛做马，受尽你们欺压，做人的权利，也被你们剥夺。你们这些君子大人，鱼肉乡里，无恶不作，孝悌在哪里？仁义在哪里？你们不耕不织，却是花天酒地。这是你们无耻。黄帝发动战争，流血万里，尧不慈，舜不孝，成汤武王，也都是以强凌弱，行为可耻。伯夷叔齐不负责任，饿死在首阳山。鲍焦满腹牢骚，反对现实，抱木而死。申徒狄不自量力，阻碍前进，葬身鱼腹。介子推居功自恃，怒而自燔。都是逆潮流而死，死得象臭水沟中的猪狗，哪一个不被天下人鄙视嗤笑。这些都是你要效法的先圣，是你所吹捧的古贤。你和他们都是一丘之貉。说话不离尧舜，做事学着猪狗，沽名钓誉，招摇撞骗，当面奉承拍马，背后诬蔑诋毁，倚恃自己的一套诡辩本领，到处兴风作浪。”

“我担心舆论会说将军文过饰非，强词夺理。”孔丘低着头嗫嚅地说。

“哼！这是你自己的画像。”

孔丘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顿时哑口无言。呆了一会，心里一动，又想：这个人不吃硬，就给他吃软的。他眼珠骨碌一转，凑上去说：“将军真会说话。佩服！佩服！将军，我精通古今，知道天下有三种美德：生死长大，美好无双，不管老少贵贱，一见就欢喜，这是上德；通晓天文地理，能辨清各种事物，这是中德；勇悍果敢，聚众率兵，这

是下德。凡人只要具备其中一德，就足以称王称霸。我看将军三德兼备，身体魁伟，满面红光，明目赤唇，牙齿又白得象海贝，声音响得象金钟，真是世上少有，天下无双。假若将军愿意委托我，我可以代将军奔波效劳，出使各国，让他们尊将军为侯，为将军造几百里地的大城堡，统治几十万户的奴隶……”

“胡说！”

“不……不……不是胡说，只要将军尊重周室，行仁行义，我还要送将军天下呢！”

跖的两道浓眉竖了起来，大吼一声：“呸！”“是。”

“住口！”“噯。”“孔丘，你这一派花言巧语，休要在我面前耍弄。”

这时，孔丘感到几十双眼睛，包括自己身后两个学生的眼睛，都在盯着他，急得直冒黄汗，连说：“孔丘不敢！”

“孔丘，你这一套假仁假义，只有蠢人才会上当，混蛋才被利惑。我身体强壮，是劳动的结果，不需你来捧场。我们打击你们，完全是正义行动，也不怕你们反对。我们要人人有田耕，有饭吃，有衣穿，就要打倒一切不公平的祖宗礼制，消灭一切害人虫。我就是死了，在棺材里也要放一把铁锤，看见那些死了的奴隶主，还要敲碎他们的脑袋。你要骗我们放下武器，休想！你白费心思了。”

孔丘听完，老羞成怒，把牙齿咬得格格响，正想泼口大骂，一眼瞥见几十双怒目而视的眼睛，又吓得缩了回去，只是从牙齿缝里迸出一声：“盗跖——”

“呸！”跖勃然大怒，拍案而起，“嚓”的一声把宝剑抽出鞘来，指着孔丘道：“你自命辩才，鼓吹文武歪道，

制造反动舆论，戴高帽，穿长袍，矫言伪行，欺世盗名，窃取富贵，天下还有再大的强盗吗？你骂我是盗跖，你才是十足的盗丘！”

孔丘以为跖要杀他，连声叫着：“别杀我！别杀我！”站在后面的颜渊、子贡，心里一直忐忑地跳个不停，这时更控制不住，吓得筛糠似地发抖。跖看了这三个宝贝的熊样，真是又气又好笑，厌恶地下令：“给我立刻滚出去！”孔丘象得了赦令一样，想马上溜之大吉，又不敢抬脚，他耷拉着脑袋，象木头似的呆了一会，见没有动静，才一步一步倒退了出来。

到山门外，孔丘已精疲力尽，面无人色。他伸手去抓缰绳，手却抖得不听指挥，连续三次没有拿牢。好不容易，爬上了车，想透一口气，“哈哈……”山寨里突然传出一阵放怀大笑。孔丘打了一个寒噤，把头一缩，靠到了车轼上，叫声：“快走！”颜渊有气无力地把鞭子一挥，老牛又拖着车子上了路。

黄昏时分，四周昏蒙蒙的。一阵阵的山风，吹得孔丘蹒跚起来。颜渊和子贡也是愁眉苦脸，无精打采。只有车轴，还在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车子到了岔路。在路口散步的柳下季迎了上来，问：“见到跖了吗？”孔丘失神地回答：“见到了。”“跖没有象我说的那样对待夫子吧！”孔丘哭丧着脸说：“弄了虎头，险些丧身在虎嘴。”柳下季已经猜到了结果，点了点头。

天黑了，车子到了家。孔丘一面下车，一面又嘟哝起来：“小人暴动真可怕！小人暴动真可怕！”声音低得象蚊

子叫。子贡也低着头在纳闷：“夫子在家里和在山里完全是两个人。”

“唉！天下无道已经太久了，这恐怕是天命了。看来，我的一套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在中国是没有人要了，只有乘木筏到海外去，或许还有人要。”孔丘一面朝家门走，一面还在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突然“噗通”一声。子贡抬头一看，只见孔丘被大石头绊了一跤，脑袋撞出血来，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逐 丘 记

孔学名高实秕糠，
游宋险把狗命丧；
奴隶挥斧砍大树，
痛斥孔丘复辟狂。

同志们，我今天要讲的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的祖师爷孔丘，为复辟奴隶制，“周游列国”大造复辟舆论，在宋国，受到奴隶们的痛斥，几乎被捉拿，丑态百出的故事。

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城，在两千四百年前春秋时期，本是宋国的都城。你看，宋城的大街上，自南而北走着一个大汉。这人身高七尺，膀午腰圆，紫槐色的面孔，约有四十来岁年纪，往脸上细看，两道剑眉，一双大眼，显得格外雄武

威严。上用杏黄色英雄巾裹头；身穿蛋青色大袍，黑软带扎腰；下蹬一双多耳麻鞋。迈开虎步，直往前走。这是谁？此人名叫宋耕。原是陈国的奴隶，在一次筑城的奴隶暴动中，他杀了监工头头庆虎、庆寅，逃到宋国城郊，以耕地为生。他力量大，性子直，敢说敢讲，乐于帮助农民和奴隶，很受奴隶、农民们的热爱和拥护。

“宋耕大哥，今几个咋有空进城啦？”

他扭脸一看，是邻近庄的一个农民，忙回答说：“常租兄弟，今天有点事儿，订的货该取啦！”

两个人说着话，走不几步，抬头一看，来到铁匠炉门前。还没进门，就被一个拿大锤的小伙子看见了，他急忙到里面掂出一把铮亮的大板斧，高高兴兴地迎上来：“宋耕大哥，我知道你今天准进城，早给你拾掇好了，还安了个把子！”

宋耕接到手里，连连说：“好啊，好啊！杰尼兄弟，有人再逼得咱不能活下去，就教他认识认识咱这把斧头！”

屋里人都露出了兴奋的微笑。

正在这时，就听街上“扑扑踏踏”，人们乱往北跑，互相传问：“何事？”“啥事？”他们走出门来向北望望，街上挤了很多，好象是发生了什么奇事。

“走，咱们看看去！”宋耕叫着常租和杰尼，加入了奔走的人群。

他们来到跟前一，原来从北门进来一辆牲口拉的两轮车。

这辆车子非常特别。只见它右边挑着一个长条布幡子，上写“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左边的一个条幅写着“忠恕孝

梯君君臣臣”。再看车上坐着一个干瘦的老头子，头顶上挽个发结，绵羊脸，几撮山羊胡，鸡蛋黄子眼，满脸皱纹，恰似一个晒干的烂核桃。“这是哪来的人？干啥哩？”人们不由得互相发问。

有人说：“可能是看风水、算卦的吧！”这时一个儿童高兴地喊起来：“娘，你看，卖狗皮膏药的来啦！”这一喊可不要紧，把车上那老头气得脸一阵青，一阵白。忽然那个拿鞭杆的书生开了口：“这是俺老师，从鲁国来讲学传礼的！”

车上这个人究竟是谁？此人姓孔、名丘，字仲尼，别号孔老二。他在鲁国搞复辟奴隶制的勾当，拉历史倒车，干了许多坏事，被季孙氏赶下了台，就象丧家狗一样开始了“周游列国”，妄想说动哪个国君，搞一个奴隶制复辟的黑样板。可是到了卫国、郑国、陈国，处处碰壁，就象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正在狼狈不堪的时候，他忽然想到：我的祖先是宋国人，到那里，我的一套也许能有市场。不料眼下围这么多人竟没有一个欢迎的，不由得心中暗想：这大概是司马桓魋不按“周礼”办事，影响了他的下人吧。我得好好宣扬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理，给他纠正过来。

司马桓魋是什么人？司马，是官衔，宋国管军事的总头；桓魋是他的姓名。这个人是新兴地主阶级力量的代表，他不遵守西周奴隶制度的框框，所以孔丘又恨他，又怕他。

孔丘正想着张嘴说话，抬头一看，人群外边站着一个巡城的士兵，怒眼圆睁，手按腰间宝剑。孔丘心想：不妙，他若前去司马府上报告桓魋，只怕要麻烦！大街上不行，还是

再换个地方好。他对着徒弟咕哝几下嘴，那赶车的颜回便牵着牲口，往东一拐，来到了一棵大树下。孔丘抬头一望，嗨，这棵大树五丈多高，一搂多粗，主干虽已干枯，枝叶还有不少。便自言自语地说：“真是一棵伟大的树呀！听说还是周公时期栽的呢！如今栽那些小树苗能和它比吗？！”

看热闹的人自然也都跟来啦。

“宋耕大哥，车上这个老头是鲁国的孔丘。”这是常租的声音。

杰尼接上来问：“就是被奴隶起义的英雄柳下跖骂为‘盗丘’的那个家伙吗？”

宋耕一边走一边气恨恨地说：“就是他。”

再说这时候的孔丘，看着跟来这么多人，以为是来听他讲学的，喜得他老鼠眼挤成一条缝，得意地捋了捋那几根稀拉拉的山羊胡。他决定先让徒弟演习一番周礼，然后再宣讲学说。于是，慢慢地从车上站起来，招呼弟子们排好队形，开始演习。孔丘亲自击鼓敲磬，口中念念有词。他的徒弟也跟着嗡嗡地哼起来，活象一群屎壳郎在地上滚滚爬爬。

观众们在低声议论：“这是搞啥鬼？尽是奴隶主贵族的那一套！”

这时突然冒出一个尖亮的童音：“娘，这是哪国的马戏团？”

“哈哈……”说得全场轰笑。只笑得孔丘，脸一红到耳根，腮帮子鼓成个气蛤蟆：“停止演习！”便气呼呼地开始了放毒。

“宋国的子民们……”孔丘干瘪的嘴张开了。

孔丘一眼看到一个高大的庄稼汉，手掂一把大铁斧，威

风凛凛。他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觉得此人行为太不合“周礼”；又一想这些下贱的奴隶本来就不配谈什么“周礼”嘛，也就硬着头皮讲下去了：“克己复礼为仁，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宋耕一听愤怒地质问：“你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问你：是谁杀了少正卯，还暴尸三天？是谁毁掉三家大夫的都城？”

常租抢上去问：“郑国把暴动的奴隶全部杀死，你听到以后怎么说的？”

孔丘耷拉着眼皮，低着头，憋气不吭。

杰尼忍不住了，接上去：“他说，杀得好，就得这样办！”

“这就是你的仁爱之心吧！”宋耕继续说下去：“你这个复辟狂，你爱的奴隶主贵族已经倒台，你爱的奴隶制国家已经衰亡，你想把它们再扶植起来，到处摇唇鼓舌，恢复周礼，真是名副其实的‘盗丘’！要不快滚，就教你尝尝我们的厉害！”说着，粗壮的大手攥着银亮的大板斧往空中一挥，就象要向孔丘劈头盖脑地砍来一样。

孔丘听到一个个怒斥的声音，吓得缩成一团，嘴里还央央着：“中庸这种最高的道德，老百姓实在太缺少啦！”……他那几个弟子都是文弱书生，面对这种场面，一个个吓得龟缩一团，两眼不住地瞟老师。

但孔丘仍不死心，还要作最后的挣扎：“你们这是犯上作乱！我是天生的圣人，我的脑袋特别灵，和你们不一样。我就象这棵伟大的古树。你们这些野人敢把我怎么样？”

宋耕冷笑一声：“哈哈，你睁眼看看，这地是我们开，